



琼·里斯 著



外国文学
小丛书

WAIGUOWENXUE XIAOCONGSHU

苍海茫茫





· 卷 二 ·

卷二

THE HISTORY OF THE WORLD

卷二

外国文学小丛书

〔英〕琼·里斯 著
王家湘 译

苍海茫茫

CANGHAIMANGMANG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六年·北京

Jean Rhys
WIDE SARGASSO SEA

根据 W·W·NORTON & COMPANY
New York · London 1982 年版译出。

封面设计：伍端端

苍海茫茫
Canghai Mangmang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文字六〇三厂印刷

字数 102,000 开本 787×940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6 $\frac{1}{8}$ 插页 2

1986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1986 年 7 月湖北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13,400

书号 10019·3973

定价 1.05 元

第一部

人们说灾难来临时就要团结队伍，白人就是这样做的。但我们不是他们队伍中的成员。牙买加的贵妇们对我的母亲向来是不以为然的，按克里斯托芬的说法，“因为她漂亮得没法再漂亮了。”

她是我父亲的第二个妻子，他们觉得做他的妻子她太年轻了，而且更糟的是，她是马提尼克岛人。当我问她为什么来看我们的人这么少时，她对我说，从西班牙城到我们居住的库里伯里庄园间的道路很糟，说修路这种事已成了过去。（我的父亲、客人、马匹、安然入睡——全都属于过去了。）

有一天我听见她和勒特雷尔先生谈天，他是我们的邻居，我母亲唯一的朋友。“当然他们有着自己的不幸。他们还在等着解放农奴法案通过时英国人答应给他们的那笔赔偿费。有些人得等上好久。”

她怎么会知道勒特雷尔先生是第一个等得厌烦了的人？在一个宁静的黄昏他开枪打死了自己的狗，向大海中游去，就再也没有回来。没有代理人从英国来照管他的财产——他的产业叫做纳尔逊之家

——而陌生人却从西班牙城骑马来此说长道短，议论这个悲剧。

“到纳尔逊之家去住？说什么也不去。那是个晦气的地方。”

勒特雷尔先生的宅子空了下来，百叶窗被风刮得砰砰响。不久，黑人说这房子闹鬼，不肯走近它。也没有人走近我们家。

我逐渐习惯了孤独的生活，但我母亲仍计划着、希望着——也许她每次走过镜子时，便不由自主地抱着希望。

她每天早晨仍出去骑马，黑人们一群一伙地站在一起嘲笑她，特别是在她的骑装穿破了以后更是如此，但她根本不在乎（他们注意人们的服饰，他们知道金钱的价值）。

后来有一天，我一大早看见她的马躺在鸡蛋花树下。我走到马跟前，但马并不是生病，而是已经死了，眼睛上黑压压地爬满了苍蝇。我连忙跑开，对谁也没有说起这件事，因为我想，要是我谁也不告诉，这事就可能不是真的。但是后来死马让戈弗雷发现了，是给毒死的。“现在我们与世隔绝了，”母亲说，“这可怎么得了呢？”

戈弗雷说，“我没法子日夜看守着马匹，我年纪太老了。旧时代过去了，就让它过去吧。抓住它不放也没有用。上帝并没有区分黑人和白人，对上帝

说来，黑人和白人是一样的。你可以放心，因为上帝是不会抛弃好人的。”但是她做不到。她还年轻。她怎么能不去争取那些如此突然地、毫无警告就消失了的一切呢？“你不想看见才看不见，”她恶狠狠地说，“你不想听见才听不见。这个老伪君子，”她老这样说。“他知道那些人要干些什么。”“阳世的魔王，”戈弗雷说，“不过凡人也不会老活在阳世上。”

她说服了西班牙城的一个医生来给我的弟弟皮埃尔看病，他走路时跌跌撞撞，说话也不清楚。我不知道大夫对她说了些什么，或者她对大夫说了些什么，不过他后来再没来过，从那以后她就变了。突然一下子变了，不是慢慢地变的。她愈来愈瘦，少言寡语，最后就干脆拒绝离开宅院了。

我们的花园又大又美，就象《圣经》里的那个花园一样^①——生命树生长在那儿。但是园子荒了，小路上杂草蔓生，枯萎的花朵的气味和活着的植物的清新的气味混在一起。在灰白水龙骨蕨，那高大如森林的蕨类植物下面，光线是绿色的；兰花长得十分茂盛，高得摸不着，或者是由于某种原因不能碰。一种长得象蛇一样弯弯曲曲；另一种象章鱼，有光秃秃没有叶子的细长的棕色触须，从盘缠的根部垂下。

① 指伊甸乐园。

这种章鱼样的兰花一年开两次花——那时候一丝触须也不露，尽是一片白色、紫红色、深紫色的铃形花朵，美极了。花的香味极浓，我从来不走近它。

整个库里伯里庄园都象这片花园一样荒芜了，灌木丛生。奴隶制不再存在了——人干嘛还要干活？这些从来没有让我觉得难过，我不记得庄园兴旺时的样子。

我母亲经常在屋前缓坡上走来走去，这是一个铺过地面、有房顶的平台，和屋子一样宽，斜着向上通向一丛竹子。她站在竹丛边可以一直看到大海，但是任何过路人都能盯着她看。他们盯着看她，有时候还大声笑。笑声远去了、听不清了以后，她仍久久地闭着眼睛、攥着拳头。她皱起眉头，漆黑的双眉中间现出一道深深的皱纹——仿佛是刀子刻出来的。我讨厌这道皱纹，有一次我摸着她的额头企图抚平它，但她把我推开了，并不是粗暴地推开我，而是平静地、冷冷地、一句话也没说地把我推开，好象她已最后作出了决定：我对她没有用处。她想和皮埃尔坐在一起，或者不受打扰地想在哪儿走走就在哪儿走走。她希望得到安宁和平静。我已经可以照料自己了。“啊，别来打扰我，”她常常说，“别来打扰我，”在我知道了她大声自言自语以后，我有点害怕她了。

这样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厨房度过的，厨房

在离宅子有一小段距离的一所附属建筑里。克里斯托芬就在厨房隔壁的小房间里住。

黄昏时分，她要是心情好就唱歌给我听。我有时候听不懂她用土话唱的歌——她也是马提尼克岛人——但是她教了我一首歌意思是“小孩子长大了，离开了我们，他们会回来吗？”还教了另外一首关于只开一天的雪松花的歌。

歌很轻快，但词很凄凉，她唱到高音时常常哆嗦，声音也变了。“Adieu^①。”不是象我们通常的那种说法，而是说成 à dieu，这倒更说明问题。多情的男人很孤独，女孩子被抛弃了，小孩们再也没有回来。再见。

她唱的歌不象牙买加歌，她人也和别的女人不一样。

她肤色黑得多——蓝黑色的，瘦瘦的脸，五官端正。她穿一件黑连衫裙，戴着沉甸甸的金耳环和黄色的包头巾——头巾扎得很仔细，两个尖角扎在前面。别的黑人妇女都不穿黑色的衣服，也不按马提尼克岛的式样扎头巾。她说话和笑的声音都很轻（当她真笑的时候），而且，只要她愿意，英语可以说得很好，还会说法语和土话，但她却很注意，使自己说起话来和别的黑人一样。但是他们不愿和她打交道，

① 法文，再见，下文 à dieu意为：把你交在上帝手中。

她一直也见不到在西班牙城干活的儿子。她只有一个朋友——是个叫梅洛特的女人，而梅洛特不是牙买加人。

住在海湾旁，有时来帮我们洗衣打扫的女孩子们非常怕她。我不久便发现，她们是怕她才到我们这儿来干活的——因为她从来不给她们钱。她们反倒带着水果和蔬菜来送给我们，天黑以后我常常听见从厨房传出来低低的说话声。

因此我问起克里斯托芬的情况。她很老了吗？她一直就在我们家吗？

“她是你爸爸送给我的结婚礼物——结婚礼物之一。他认为给我个马提尼克岛的姑娘我会高兴的。我不知道他们把她带到牙买加来的时候她有多少岁了，反正还相当年轻。我不知道她现在多少岁了。这要紧吗？你为什么要拿这些很久以前发生的事来纠缠我、麻烦我？克里斯托芬留下没走，和我在一起，是因为她愿意。你可以相信她自己有很好的理由的。我敢说，要是她也反对我们，我们早就死了，而这样一个命运对我们要更好些。死去，被人们遗忘，平平静静，不会知道自己被抛弃、被欺哄、无依无靠。所有那些死去的人——现在有谁替他们说句好话呢？”

“戈弗雷也留下了，还有萨斯，”我说。

“他们之所以留下，”她生气地说，“是因为他们

需要有地方睡觉，有东西吃。萨斯那孩子！当他妈妈神气活现地扔下他走的时候——她才不在乎呢——嘿，那时他瘦得皮包骨，现在他长成个结结实实的大孩子，就走了。他不会再回来了。戈弗雷是个无赖。新来的人对老人不怎么样，他知道这一点。所以他才留下。什么事也不干，可吃得比两匹马还多。假装耳朵聋，可他不聋——他就是不想听见。真是个魔鬼！”

“你干嘛不让他找别的地方住去？”我说道，她笑了。

“他不肯走，说不定他想把我们逼走。我现在学会了不去惹这种恶狗，”她说。

“要是你让克里斯托芬走，她会走吗？”我心里想道，不过我没有说出来，我不敢说。

那天下午天气太热了。我看得见她嘴唇上边的汗珠和她眼睛下面的黑圈。我开始给她搧扇子，但她把头转了开去。她说，要是我不去打扰她，她也许能休息休息。

要是在以前我就会悄悄地回到她身边看着她在蓝色的沙发上熟睡——我曾找借口在她梳头的时候呆在她身边，那头发象柔軟的黑色斗篷，可以遮盖住我，隐藏我，使我安全。

但现在不了。不再这样做了。

这些就是所有在我生活中出现的人——我的母亲，皮埃尔，克里斯托芬，戈弗雷，还有离我们而去的萨斯。

我从不正眼看不认识的黑人。他们仇恨我们。他们叫我们白蟑螂。别去惹事。有一天，一个小姑娘跟在我后面唱道：“走开，白蟑螂，走开，走开。”我走得很快，但她走得更快。“白蟑螂，走开，走开。没人需要你。走开。”

当我平安到家以后我紧靠着花园尽头的旧墙坐了下来。墙上覆盖着天鹅绒般柔软的青苔，我再也不想动了。要是我动了，一切会变得更糟。天快黑的时候克里斯托芬在那儿找到了我，我都快僵了，她只好扶我起来。她什么话也没有说，但是第二天早上，泰伊和她的妈妈，也就是克里斯托芬的朋友梅洛特，一起出现在厨房里。泰伊很快成了我的朋友，我差不多每天早上都在小路拐向河边的地方等她。

有时候我们在中午时分离开游泳的池塘，有时候一直呆到傍晚。那时泰伊就会生起一堆火（她一点火就着，尖石头也不会硌痛她的赤脚板，我从来没有看见她哭过）。我们用一个旧铁锅煮青香蕉，放在葫芦里用手拿着吃，吃完以后她马上就睡着了。我睡不着，但是我躺在树荫里看着池塘时也是迷迷糊糊的——在树荫下池塘是深绿色的，下过雨以后是褐绿色，但在太阳照射的地方则是亮闪闪的绿。水

清澈极了，在浅处可以看得见水底的卵石。蓝的、白的、带条条的红色卵石。非常美。不论早还是晚，我们都在小路的转弯处分手。我妈妈从来不问我到那儿去了，或者干了些什么。

克里斯托芬给了我几个新便士，我把它放在衣服的口袋里。有一天上午硬币掉了出来，我便把它们放在一块石头上。在阳光下硬币象金子样发亮，泰伊看呆了。她有一双小眼睛，眼珠非常黑，眼窝深深的。

这时，她和我打赌，赌三个便士，说我不会在水下翻跟斗，“象你自己说的那样。”

“我当然会翻。”

“我从来没看见你翻过，”她说，“你光会说。”

“我拿所有这些钱和你打赌，我会翻，”我说道。

但是翻了一个跟斗以后我还在打转，呛着水浮了出来。泰伊大笑，对我说毫无疑问我看上去象淹死了似的。然后她把钱拿了起来。

“可我确实翻了跟斗了，”当我能说得出话来时说道，但她摇摇头。我没有翻好，而且几个便士买不了什么东西。我干嘛那样看着她？

“那你就把钱留下吧，你这个骗人的黑鬼，”我说。我累了，我咽下去的水让我直恶心。“我愿意的话可以得到更多的硬币。”

她说，她听说的可不是这样。她听说我们都穷

得象要饭的一样。我们吃咸鱼——没钱买新鲜鱼吃。那所旧宅子漏得一塌糊涂，下雨的时候你们拿着葫芦跑来跑去接水。在牙买加有许多白人，真正的白人，他们有金币。他们看也不看我们，谁也没见过他们走近我们。老底子的白人现在只不过是些穷白鬼而已，黑鬼比穷白鬼还要好一点。

我用扯破了的毛巾把自己包了起来，背对着她坐在一块石头上，冷得直抖。但是太阳无法使我暖和起来。我想回家去。我回头看了一眼，泰伊已经走了。我找了很长时间，最后才相信她已经把我的衣服拿走了——不是我的内衣，她从来不穿内衣——而是我的连衫裙，浆过、熨平了，那天早上穿的干净连衫裙。她把她的衣服留给了我，最后我把它穿上，在烈日下走回家去，觉得头晕想吐，心里很恨她。我打算绕到房子后面进厨房去，但经过马厩时我停住脚步看着三匹陌生的马，妈妈看见了，喊了我一声。她和两个年轻女人及一位先生一起在平台上。客人！我满心不情愿地慢吞吞地上了台阶——我曾经盼着有客人来，可那已经是多少年以前的事了。

我觉得他们非常漂亮，穿着那么漂亮的衣服，漂亮得使我转开眼睛看着石板路，当他们笑起来的时候——那位先生笑得最响——我跑进屋子，跑到了我的卧室里去。我背靠着门站在那里，感觉得出心怦怦地跳个不住。我听见他们谈话，又听见他们离

开。我从自己房间里出来，我妈妈坐在蓝色的沙发上。她看了我一阵子才说我的行为很古怪。我的连衫裙比平时还要脏。

“这是泰伊的连衫裙。”

“可是你为什么穿泰伊的衣服呢？泰伊？哪个是泰伊？”

一直在餐具室里听我们说话的克里斯托芬马上走了过来，妈妈让她去给我找一条干净连衫裙。“把那东西扔掉。烧掉它。”

这时她们吵了起来。

克里斯托芬说我没有干净连衫裙了。“她有两身连衫裙，洗一身，穿一身。你想天上掉下干净衣服来吗？有些人真是疯了。”

“她一定还有一件连衫裙，”我妈妈说，“在什么地方还有一件。”但是克里斯托芬大声对她说这真丢人。她缺少管教，长大了没出息，可是谁也不关心这事。

我妈妈走到窗户旁。（“与世隔绝了，”她挺直的窄窄的背，她仔细卷得很好的头发在说。“与世隔绝了。”）

~~三她有件旧的连衫裙，去找出来。~~

~~克里斯托芬~~洗我的脸，用一根新的小辫绳给我**洗辫子的时候**，告诉我说刚来的客人是纳尔逊之家的新主人，他们自称姓勒特雷尔，不过不管他们

是不是英国人，他们可不象老勒特雷尔先生。“要是老勒特雷尔先生看见他们用那副样子看你，会啐他们的脸的。今天麻烦进了门了。麻烦进门了。”

那件旧薄纱连衫裙给找了出来，我硬往身上穿的时候衣服撕了。她并没有注意。

没有农奴制了！她忍不住要笑！“这些新主人有法律条文。反正一样。他们有地方官。他们能罚你款。他们有监狱和用铁链锁在一起的苦役囚犯。他们有体罚用的踏板来压碎人的脚。新主人比旧主人更糟——只不过是更狡猾而已。”

整整那个晚上我妈妈没有和我说一句话，也没看我一眼。我想道，“她因为我而觉得羞耻。泰伊说的是对的。”

我早早就上床，立刻便睡着了。我梦见自己在森林中行走。不是独自一人。有一个恨我的人和我在一起，在我看不见的地方。我听得见沉重的脚步声愈来愈近，虽然我挣扎、叫喊，却动弹不得。我哭醒了。盖在身上的单被掉在了地上，妈妈正看着我。

“你做恶梦了吗？”

“是的，一个恶梦。”

她叹了口气，给我盖好单被。“你喊的声音可响了。我得去看皮埃尔，你吓着他了。”

我躺在床上想道，“我很安全。那儿是卧室门的

一个角和友好的家具。那儿是花园里的生命树和布满青苔的院墙。峭崖和高山形成的屏障。还有大海形成的屏障。我很安全。陌生人伤害不了我。”

我重又入睡时，皮埃尔房间里的蜡烛仍亮着。我第二天早上醒来，明白一切都不会是老样子了。一切都会变，而且不断地变。

我不知道她怎么搞到钱买白色和粉色的薄纱细布的。许许多多码的薄纱细布。她可能把最后一只戒指卖了，因为原来还剩下一只戒指，我在她的首饰盒里看见过——那只戒指和里面有一片三叶苜蓿的挂在项链上的小盒子。早上一起床她们就开始补衣服、缝衣服，到我上床睡觉时还在缝。一个星期后她就有了一件新连衫裙，我也有了一件。

勒特雷尔家的人借给了她一匹马，她总是一大早就骑马出去，直到第二天很晚才回来——累得精疲力尽，因为她参加了一个舞会或月光野餐。她十分快活，大声笑着——比我见到的任何时候都年轻，而她走了以后，家里就很凄凉。

因此我也离开家，呆到天黑才回来。我在游泳的池塘那儿从不久呆，我再也没有遇见泰伊。

我走的是另外一条路，经过旧糖厂和多年没有转动过的水车。我到库里伯里我原来没有去过的一些地方，那儿没有大道、没有小路、没有蹊径。要是茅草割破了我的腿和胳膊，我就会想：“这比人要好